

國家圖書館藏

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

綫裝書局

關里述聞

同治戊辰秋七
月開雕于廣州
西湖街華文堂

三代以上傳疑者多賴孔子之言而信而孔子之事散見於家語徵聞於史記者猶時或有異同誰與證之後儒欲有所取徵仍惟以孔子之書證之而已鄭君籍曲阜於孔氏爲世姻因得盡觀孔氏之世籍爲關里述聞十四卷於聖蹟之傳疑從祀諸賢之疏闕多所辨證嵩燾之將行也出以見示爲書數語歸之鄙見所及尙有欲引伸發明者匆匆不暇詳論俟他日相質以備一說可也丙寅夏五月二十日湘陰郭嵩燾倚裝書於粵東節署

關里述聞序

近世有陶庵夢憶一書述孔林及 聖廟規製而語多市井余每欲付之然如適曲阜鄭君以闕里述聞見示舉凡識緯傳疑之說稗官信筆之談刈而芟之概屏弗錄而於褒成譜系後賢事蹟則言之綦詳以尼山之家牒爲綱而歷朝之史籍爲佐以仙源之志乘爲印證而諸儒之附傳爲條枚是書成而有志於學者於一切譴謾支離之語自知所決擇而不寓於目矣其有功闕里也偉哉於戲以先漢之隆文物之盛而梅福謂仲尼之廟不出闕里爲憾事庸詎知後世尊崇之極儒臣祔祀之榮有如是歟抑余仍有請者若漢君魚唐幾戡宋道輔宗翰於闕里爲支庶而歷代之聞人也盍亦表而列之乎謂爲然乎同治丙寅孟

闕里述聞序

一

リムス

冬江都蔣超伯識於廣州郡署之斗南樓

至聖先師讚

德侔天地 道冠古今
刪述六經 垂憲萬世



右照明人
石刻敬慕

闕里述聞目錄

卷之一

孔子世家考上

卷之二

孔子世家考下

卷之三

孔子世家考餘論條辯

卷之四

聖門弟子考

卷之四補

聖門故交入廟從祀考

闕里述聞目錄

卷之五

孔門後學入廟考 周

卷之六

孔門後學入廟考 漢

卷之七

孔門後學入廟考 晉隋唐

卷之八

孔門後學入廟考 宋

卷之八補

宋韓氏傳

卷之九



重校補正本

孔門後學入廟考 宋

卷之九補

宋謝氏傳

卷之十

孔門後學入廟考 宋

卷之十補

宋陸氏傳

卷之十一

孔門後學入廟考 元

卷之十二

孔門後學入廟考 明

闕里述聞目錄

卷之十二補

明方氏曹氏吳氏傳

卷之十三

孔門後學入廟考 國朝

卷之十三補

孔門後學改祀罷祀未復考

卷之十四

皇朝太學釋奠考

每歲遣官釋奠儀考

臨雍釋奠禮儀考

月朔釋菜考賓興釋褐考附

月望上香考

關里釋奠考孔林釋奠考附

因事祭告考

直省釋奠釋菜考

皇帝親詣太學釋奠各樂章補錄

皇朝經筵釋奠考

卷之十四補

聖廟殿廡位次考

此書刻竣時間者以先睹爲快校字挖補未畢刷印風行其中錯誤頗多現經隨時繙校急補正其大繆者數處謹加目錄以別之庚午夏日記

關里述聞目錄

三

關里述聞卷之一

曲阜鄭曉如敬述

孔子世家考上

孔子名丘字仲尼先世子姓虞司徒契之裔孫也子姓自商王成湯家天下傳二十八君至紂而亡周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故都守其宗廟成王時以罪滅復封帝乙之元子微子啟爲公國於宋世奉殷祀作賓於周啟之嫡子死舍其孫胙而立衍或謂衍字仲思卽微仲宋公衍傳子稽宋公稽傳子申是爲宋丁公丁公申傳子共是爲宋湣公共弟熙弒君自立是爲宋煬公共之庶子鮒祀殺熙欲立共之子弗父何弗父何辭以國讓鮒祀是爲宋厲公厲公之世弗父何爲命卿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父勝佐僖

關里述聞卷之一

一

惠哀三公世執國政世父勝生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公以恭著嘗朝周王得先世所獻祀祖廟之詩十二篇於周太師歸而藏之及孔子訂周詩以商頌附僅得五篇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或謂自弗父至孔父五世親盡別公族乃以字爲孔氏此子姓改孔氏之始也或謂孔父生時所賜號故子孫以爲氏族考孔父以字行穆公之世受遺命輔宣公世子與夷爲君是爲宋殤公孔父正色立朝太宰華督忌之乃因羣臣願奉穆公世子馮爲君而殤公以嗜戰取惡於民之故遂謀殺孔父奪其室弒其君與夷以立馮是爲宋莊公事在春秋魯桓公二年孔父有男子一世稱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父或作祈父又作皋夷父

傳聞異辭畢夷父生防叔名失傳字叔嘗仕魯爲防邑大夫故稱防叔或謂防叔畏華氏之逼奔魯降而爲士此宋孔氏遷魯之始也防叔生伯夏伯夏生紇字叔梁叔梁父仕魯爲陬邑大夫以勇著魯有齊師使其救臧孫紇於防嘗從魯師伐偃陽挾縣門以出門者與勇士秦堇父齊名仲孫蔑以爲有力如虎者也先娶於魯之施姓生女子九人叔梁父出施氏施氏老於母家禮記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尙左蓋前母之女也施氏卒孔子喪之禮記子思之門人問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道隆則從而隆指其事也又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

闕里述聞卷之一

二

以傷吾子殆卽其出母之家與妾生男子一病跛卽以名之及冠字孟世所謂孟皮是也古文跛作皮以爲伯皮伯尼者誤妻生長男曰伯妾生長男曰孟叔梁父更求婚於魯之顏姓顏有三女季名徵在年始笄顏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先聖王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季女進曰禮從父所制將何問焉顏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禮記孔子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諱母名也顏氏于歸旣廟見以叔梁父之年已衰大懼不時有男乃齋戒禱祀於魯之尼丘山遂有孕史記謂野合索隱解作老少不倫曰野或謂所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所降之

谷草木之葉皆下垂或謂是時有麇來游吐玉書於魯闕里人無識者顏氏往觀異之以繡紱繫麇角信宿而去或謂玉書之文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民到于今稱之而儒者或疑焉周十月庚子曰孔子生于魯或謂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之二十一年歲在己酉冬十月建癸酉二十一日庚子也據穀梁赤春秋傳唐陸德明古本公羊高春秋傳及杜氏預春秋長歷或謂次年庚戌十月建乙酉二十七日庚子也據漢司馬遷史記宋羅泌路史儒者各有從違近時錢氏大昕曰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長歷一字誤也其餘言孔子生日者多謬通人所不道矣或謂孔子生于昌平鄉陬

闕里述聞卷之一

三

邑或謂生于闕里所傳雖無定辭然皆魯地也考昌平鄉在昌平山下陬邑叔梁所治近昌平山闕里魯侯闕門外以爲生于山洞及空桑者皆妄或謂生之夕有二龍繞于室五星化爲五老降于庭顏氏之房聞奏鈞天之樂空中有聲曰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或謂生之先顏氏夢二神女自天而下擎香露以沐浴之旣覺遂育事雖不經然孔庭之人多言之謹節述其餘緯書所言多誣與孔庭所傳皆不符今概不敢述次年周正月吉日叔梁父命孔子名曰丘識禱也以爲生卽命名其名取於首上圻頂象丘山者皆誤周時名子之禮在三月之末今尼丘山避聖諱稱尼山皆確據也十月庚子曰孔子周歲孔子生而

神明幼而至孝少而多能長而好古學道不厭誨人不倦
質表異人道該羣聖與天合德人無能名其可考者平生
之事實而已然古人謂孔子周流列國見七十二君今有
徵者王國則周侯國則杞宋齊衛陳鄭楚曹共九國而已
君則魯侯稠魯侯宋魯侯蔣及齊侯杵臼衛侯元陳侯越
又名周楚子軫又名壬共七君而已又世儒言孔子事實
者年多參差事多傳會今述其信而有徵者餘闕疑焉或
謂孔子異質四十餘表首上圻頂象丘山龍顏注頭阜頰
張面斗唇日準月角隆顙燕頤反宇河目堤眉海口輔頰
駢齒後耳耳垂珠庭虬姿虎視虎掌龜脊林背脩肱翼臂
參膺胷脇山臍澤腹舌有理七重肩有十二彩目有二十

闕里述聞卷之一

四

四理手垂過膝手握天文手有鉤文足履度字立如鳳峙
立如牽牛坐如龍蹲望之如仰如將仆就之如斗如將升
身長九尺六寸亦作身長十尺時謂之長人腰大十圍胸
應矩有文在胸曰制作定世符運合諸書所言而記之也
然不若齊魯論所書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夫子溫
良恭儉讓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善傳聖人之
神以爲面如蒙俱者誣也或謂孔子履長一尺六寸然孔
子履在漢猶存孔庭未道其尺寸則言履者無由證定矣
魯襄公二十三年辛亥孔子三歲聖父陬邑大夫卒踰月
葬魯城東北防山之陰泗河之南墓而不墳聖母顏氏守
節撫孤居魯侯闕門外之闕里宅旣而孟皮卒葬於陬大

夫墓左亦不封不樹其後孔子有事父未能事兄未能之
言蓋傷其失父兄之早也孟皮生男子一字蔑名忠或作
名弗名串名患皆傳聞之譌蔑其字也以字行從學於孔
子蔑生璇亦從學於孔子璇之後無聞焉禮記子思之哭
嫂也爲位是璇之妻也其不立後可知矣孟皮生女子一
孔子以之妻門人南容禮記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
誨之縚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爾蓋縚以爲笄長尺而
總八寸南宮縚南容也以爲卽仲孫說南宮适南宮敬叔
者皆誤孔子五歲居父喪三年行除服禮與羣兒嬉戲常
陳俎豆習禮客羣兒化效名聞列國八歲小學成古者人
生八歲則敎以灑掃應對之節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

闕里述聞卷之一

五

九數之文謂之小學孔子天授不待敎而小學成云十五
歲志於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己任魯人曾點顏無繇
秦冉冉耕踵門受業此後門人日進由近而及遠焉孔子
講學不輟微生畝疑其栖栖爲佞答之曰非敢爲佞也
固也是時商十一歲父執秦堇父之子也無繇九歲舅氏
之子也耕八歲同里人古者男子八歲出就外傳其時皆
及門可知矣點之歲無可據然考昭公七年季孫宿卒諡
武禮記季武子卒曾點倚其門而歌則點之年與孔子相
若爲及門之最長者魯論一日長乎爾之言非盡虛謙也
迨後孔子葬聖母於防門人送葬考其時冉雍十七歲仲
由十五歲漆雕開十三歲有若十一歲閔損九歲當亦共

在門人之列矣孔子二十歲侍母居於宋行冠禮賓字之曰仲尼衣魯逢掖之衣冠宋章甫之冠娶元官氏行親迎禮或謂丁官氏或謂井官氏孔庭稱元官舊說聖如宋人然漢魯相韓勅禮器碑謂聖妃在安樂里似當是魯人孔子二十一歲侍母歸魯是時魯侯稠在位卽魯昭公也孔子仕魯爲委吏屬於司徒爲貧仕爲親屈也作爲季氏吏者誤乃爲季氏屬官耳初孔子少孤母寡無以爲生乃博習衆藝無所不能奉母家祭之需必自畋漁然釣而不忍網弋而不忍射宿蓋其仁也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孔子孝以化之也至是始以祿養魯侯賜孔子鯉北面稽首再拜而受熟之薦於祖考會元官氏生男子越三

闕里述聞卷之一

六

月孔子以子見於母命之名曰鯉以榮君親及其冠也賓字伯魚伯魚有女弟一孔子以之妻門人公冶長其生年失考孔子爲吏嘗與祭人魯太廟每事問季孫意如曰執謂陳人之子知禮乎同僚以告答曰是禮也其敬謹將事類如此意如魯司徒兼冢宰武子宿嗣子世執魯政者也卿稱邑大夫例曰人是時意如始繼武子專國政故其言如是舊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當亦在此時旣而孔子由委吏爲乘田吏其爲委吏也則專於會計當及爲乘田吏也則專於牛羊茁壯長思不出其位焉史記作爲司職吏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皆誤魯昭公十三年壬申孔子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卒三日殯於兩楹之間踰月卜葬期

孔子曰古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然詩有云死則同穴周公以來已祔葬矣故衛人之祔離之以有閒焉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吾從魯將合葬恐觸父墓壙難遽啟乃殯母柩於魯城東北五父之衢待啜人曼父之母至確指啜大夫墓所然後合葬於防慎之至也孔子哀戚而語門人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吾見封之若堂者見若防者見若覆夏屋者見若斧形者吾從斧形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急反而虞安親之神祭其主也門人後雨甚舊墓崩墳陷門人修墳而後反旣至孔子曰來何遲也皆對曰防墓崩孔子慘然不應門人告之三於是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蓋亦

闕里述聞卷之一

七

不忍死者復見之義也其孝敬之摯有如此今曲阜縣治東北啟聖王墳卽啟聖王夫人顏氏合葬古蹟也而墓碑不書焉孔庭以爲從夫之禮宜如是孔子二十六歲居母喪三年行除服禮以爲季氏饗士旣饒而見不非之要經而往陽虎紉之皆誣孔子之旣禫也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始能成笙歌孝思之篤也以爲旣祥者誤或謂孔子嘗學琴於魯樂師襄十日不進襄曰可以益矣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可以益矣曰得其數矣未得其志也有閒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襄避席再拜曰子殆聖人師蓋云文

王操也其生知天縱而又篤信好學類如此初里人原壤之母與孔子之母相親也及原壤喪母孔子以其爲故人而弔唁之且助之沐棺原壤登其木而歌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孔子曰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其篤厚親故而德大有容類如此孔子之終母喪也不復仕周流列國名動君相然道大莫能容未嘗終三年之淹也嘗之杞又之宋皆歎其文獻不足徵之鄭嚴事子產之齊重晏平仲之周重老聃之楚重老萊子之衛重蘧伯玉之吳重季札之卒也孔子題石曰延陵季子墓此外則惟題殷比干墓蓋其尊季札者至矣考碑石墓作莫古篆文魯人多孔子父執如微生畝及闕鄉闕黨之人皆接之

闕里述聞卷之一

八

恂恂其嚴事者惟孟公綽此皆事之有可徵而年無可稽者也魯昭公十七年郊子朝魯侯及晏大夫叔孫婁問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郊子爲之備言雲龍水火及鳳鳥紀官之義孔子聞之乃見郊子而學焉退而告人曰吾聞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或謂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門人仲由取束帛以贈先生由肩然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得見也小子行之由字子路魯卞人少孔子九歲孔子嘗曰自吾門有由惡言不入於耳或謂子路初見孔子佩劍雄雞冠退而始

更法服然孔門之奔走禦侮出處必偕者仲子一人而已魯昭公二十年衛齊豹作亂殺衛侯之兄縶縶之驂乘宗魯與聞以其子事豹而以身代縶受戈死於其難門人琴牢將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何弔爲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牢字張衛人與曾皙牧皮同以狂稱及門甚早得聞孔子不試故藝之言冬鄭大夫公孫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子先是孔子至鄭兄事子產嘗許其有君子之道四焉故聞其卒而傷之十二月孔子在齊齊侯杵臼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至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或謂是年齊景公與晏

闕里述聞卷之一

九

嬰至魯遂見孔子問禮焉且論秦穆致霸之術非是考是年孔子至齊齊君臣固未至魯也孔子在齊嘗主於大夫高張史記作爲高昭子家臣誣也昭子門人高柴之宗子魯昭公二十四年周二月丙戌日魯司空兼司寇仲孫卒諡僖立子何忌爲嗣初楚子圍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魯侯稠如楚鄭伯嘉勞於師之梁纓爲价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病焉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將死召其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宋戴武宣三命滋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餽於

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先大夫臧武仲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孔子聞之曰能補過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倣孟僖子可則倣已矣是時何忌十四歲或謂何忌及說雙生子也二十五年春魯將禘於襄公舞佾者二八其衆舞八佾於意如之庭大夫皆怨季氏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二八或作二人者誤是時季孫及孟孫叔孫皆歌雍詩以徹祭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蓋魯侯僭用天子禮樂習爲固然無有議者大夫用之僭愈甚矣故孔子借雍以發其義夏有鸛鵒巢於魯孔子

闕里述聞卷之一

十

遂適齊見魯亂之幾也過泰山側有婦人哭甚哀使子路問焉對以三世死於虎因無苛政而不去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至齊郭門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者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入齊國果肆韶於是聞而樂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聖聖相感勝於吳季子之贊歎魯韶舞矣史記作學之三月誤也魯備六代之樂孔子自幼學禮樂豈待至齊始學韶乎齊侯杵臼見孔子於外館齊侯讓登孔子降一等齊侯三辭然後登既坐齊侯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自絕於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

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有頃左右曰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齊侯曰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也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靡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宜加其廟焉曰天何不殃加其身對曰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祀無乃殄乎問之周使果然齊侯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是時周敬王在位王室大亂四年矣王子朝爲逆兵火不絕王居狄泉不能告災於諸侯故春秋不書魯侯稠將殺季孫意如叔孫孟孫之家臣救季氏魯國亂魯侯奔齊齊侯將唁於平陰魯侯先至野井乃唁之於野井以遇禮見多文辭

闕里述聞卷之一

十一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冬齊人取魯卿使魯侯居之齊侯問政於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侯善之欲致廩邱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謂門人曰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作晏平仲沮尼谿之封者繆晏平仲賢大夫也孔子稱之又嘗嚴事之且其交人也久而能敬豈有獨慢聖人者乎或謂孔子之在齊也大旱春饑齊侯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則乘驚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又有一足烏舒翼跳於廷齊侯怪之使問孔子對曰童謠有之此名商羊天將大雨急治溝洫從之大霖雨齊不敗齊侯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舊

說孔子三至齊其去齊之由不盡可考當闕疑或謂是時齊大夫欲害孔子遂去齊果如是何敢復至齊是不可據也二十七年吳子僚使季札聘於上國至齊長子死葬之贏博之間孔子以爲延陵季子吳之習禮者也往而觀焉歎曰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其去齊或卽是時耳考是時魯昭公如齊齊辱之子家駒以君出遂歸郕孔子當亦因此而去由是而之他國及昭公在晉乾侯孔子復受聘適齊情事似合二十九年晉鑄刑鼎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三十一年晉人使魯意如迎其君於乾侯魯侯不見遂不果歸三十二年辛卯周十二月己未日魯侯薨卒於晉乾侯當是時齊侯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

闕里述聞卷之一

三

孟之問待之旣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於是孔子將行聞魯君之薨也接淅去齊奔舊君之喪爲舊君服次歲壬辰周六月魯侯薨之喪始歸國從榮駕鸞之言諡曰昭季孫意如立公子宋爲君昭公之弟也改元魯侯宋始命仲孫何忌叔孫不敢世其職何忌爲司空兼司寇不敢爲司馬兼宗伯初何忌嗣僖子未除喪而昭公出叔孫姬納昭公不果而卒不敢嗣昭子居喪昭公皆未之命也故定公元年始命之何忌是時二十二歲與其弟說請命於君曰先臣有遺命屬家老使二臣師事孔丘而學禮以定其位魯侯許之於是仲孫何忌南宮說始受業於孔子之門佗日嘗問孝孔子曰無違旣而恐其未喻也以之語門人樊須

須疑焉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蓋因三家之違禮而發也須字遲魯人次年癸巳孔子將適周欲考禮樂徵文獻說請從說亦作閱字适居南宮故稱南宮适孔子所謂尙德之君子也說請於魯侯曰臣受先臣之命師孔丘今孔丘將如京師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魯侯曰善乃賜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今家語作昭公賜誤也孔子至周觀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公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今人主不務

闕里述聞卷之一

三

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怠忽所以危亡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入后稷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有所悔勿謂何傷其禍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焔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

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讀其文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孔子入周先王廟見敔器焉以爲在魯桓公廟者誤敔器至漢京東猶在御座則其爲東周之器可知孔子問敔器於守廟者曰此何器曰此爲宥座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座之器虛則敔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從者試注水焉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乃喟然歎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趨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曰損之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

闕里述聞卷之一

古

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儉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孔子既歷郊祀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復喟然而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孔子問禮於周史老聃老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又曰昔者虢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禮也又曰館人若已有之禮也又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臺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

衣棺自史佚始也又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昔魯公伯禽蓋有爲爲之也先是孔子嘗同老子助葬於巷黨柩輿行及塋曰有食之老子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禮也旣葬孔子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子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也老聃知禮如此故孔子欲考徵周禮特就聃而問之或謂孔子問道於老子又稱之曰老子其猶龍乎皆後道家者流僞撰也孔子問樂於周大夫萇弘萇子曰武坐致右懸左非武坐也聲淫及商非武音也有司之過也萇子語周卿劉卷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顴黃帝之形兒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與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子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孔子聞之曰丘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初孔子之紀得夏時之宋得坤乾嘗歎曰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及至周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門人之由遠方至者益三千焉其身通六藝名重後世以爲升堂入室者七十二弟子適周之事或謂

闕里述聞卷之一

圭

在昭公二十年從史記或謂在昭公七年從水經注或謂在昭公二十四年從索隱或謂在定公九年從莊子且以五十一南見老聃之說爲據皆誤也以爲在定公二三年之間者爲是今從之定公四年邾子益始立年尙幼將冠以盟魯因仲孫何忌問冠禮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何忌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曰古者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以爲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何忌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殊也何忌曰今邾子之冠非禮也已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於祖

闕里述聞卷之一

去

以見於諸侯使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遂爲之言冠禮文詳家語魯定公五年周六月季孫意如卒於位諡曰平季孫斯嗣爲司徒兼冢宰執魯政幼家臣陽虎用事孔子弔季孫入門而左從客也季氏將以璵璠斂璵璠者魯君所佩也意如攝祭嘗佩之孔子歷階而趨進曰送死而以寶玉斂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親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季氏之將用璵璠也陽虎求玉於家老仲梁懷懷弗與虎怒欲逐懷費宰公山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平子懷從季孫行東野不狃逆勞季孫敬之懷不敬不狃怒諷虎逐懷秋家臣陽虎代季氏執魯政囚其主季

孫斯及公父歐逐仲梁懷七月叔孫不敢卒諡曰成叔孫州仇嗣爲司馬兼宗伯亦幼於是三桓勢弱周十二月陽虎殺公何藐盟季孫於稷門之內且大詛逐公父歐及秦邋遂專魯政或謂季氏嘗穿井於費獲如土缶中有物如狗又如羊使人問於孔子曰穿井得狗何也對曰以吾所聞獐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蜺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犢羊至是季氏受制於僕蓋其祇孽之驗也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乃闢亡而歸孔子蒸豚孔子亦闢亡往謝之遇諸塗虎以不仕魯爲譏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虎亦作陽貨殆虎字貨與六年周二月陽虎以魯侯季孫孟孫侵鄭不使假道於衛及還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其東門

闕里述聞卷之一

七

舍於豚澤衛侯元忽將使彌子瑕逐魯師大夫公孫發識虎謀力諫乃止夏陽虎使季孫如晉獻鄭俘又使孟孫如晉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二卿孟孫強爲虎請晉中軍司馬以諷晉士鞅覺之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秋陽虎魯侯及季孫孟孫叔孫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孔子歎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七年齊人歸魯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夏齊伐魯陽虎將陷季孟於齊師家臣公斂陽苦夷覺之欲誅虎乃免季孟八年周十月季氏家臣陽虎戒中都之車謀去魯三卿亂黨季寤公鉏極叔孫輒叔仲志公山不狃因之孟氏家臣公斂陽見其幾使孟孫防亂壬

辰日虎作亂將弑其主季孫斯使其御林楚怒馬以逃於孟氏得免虎劫魯侯及叔孫以攻孟氏公斂陽敗虎之衆於棘下虎竊寶王大弓入謹陽關以叛公斂陽將因勢滅季氏以強孟氏孟孫不可遂釋季孫由是季孟交懼公山不狃據費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誨之子路不悅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旣而察不狃之不可化以道也辭不往蘇代謂孔子避陽虎之亂逃於衛妄言也不可據九年庚子周四月陽虎歸寶王大弓於魯六月魯逐虎虎奔齊勸齊伐魯齊大夫鮑國諫其君乃囚虎虎以詐免奔宋復奔晉趙鞅用之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進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爲亂曰夫

闕里述聞卷之一

大

陽虎親富而不親仁今齊魯已去其疾矣趙氏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止一世可知也魯大夫季孫斯始執國政鑒於陽虎之亂求賢以自輔訪於朝仲孫何忌稱孔子竊謂孔子爲小司空乃何忌所屬爲司寇乃何忌所兼是時季孟交歡可知季桓子之舉孔子於魯實由於孟懿子之薦也叔孫州仇曰子貢賢於仲尼是時孔子未嘗施用武叔年少寡識故云門人子服何述之門人端木賜曰賜之牆也及肩竊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州仇仍毀孔子子貢聞之曰無以爲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

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子貢之門人陳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何魯大夫孟懿子族弟諡景伯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二十一歲是時旣冠矣孔門之敏者也魯人皆重其辭令故武叔請用之陳亢字子禽陳公族後爲孔子門人季孫饋孔子粟千鍾孔子受之盡頒門人之無者子貢趨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旣受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意乎曰何居曰季孫以爲惠也曰

闕里述聞卷之一

尤

然吾得千鍾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孔子嘗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蓋孔子家貧至此始有所施云季孫舉孔子爲魯中都宰中都魯邑在國之西卽陽虎作亂戒車之邑也故使孔子治之今爲汶上縣孔子宰中都大治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十年辛丑春齊人問之請平於魯夏魯侯會齊侯杵臼於夾谷亦作類谷孔子相具左右司馬益季孟居守叔孫武叔率小司馬從於會也爲壇位土階三等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以遇禮見孔子色勃如足躍如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趨進翼如齊人將以萊兵劫魯侯鼓譟而進犁彌之謀以爲孔子

知禮而無勇可以兵劫也孔子懸階而上不盡一等以魯侯退而視歸乎齊侯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遽避之且責其大夫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俗教寡人何爲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爾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爾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恭命者亦如之齊侯請享魯侯孔子謂齊臣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旣具是

闕里述聞卷之一

子

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侯歸以爲恥有司進曰君子有過謝以質小人有過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請歸所侵魯田以謝過齊侯曰善是役也文事脩武事備禮成齊服於是歸魯鄆謹龜陰之田孔子之治中都也制爲養生送死之節強弱異任長幼異食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游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無拾遺器不彫僞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庶人懸窆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則焉魯侯

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乎豈但魯國而已季孫舉孔子爲小司空孔子別五土之性使物生各得其宜史記作孔子爲司空諫也魯司空孟孫世職天子命卿非魯君所能私易者魯定公十二年歲在癸卯或謂孔子五十五歲或謂孔子五十四歲季孫舉孔子爲魯司空列於命卿尋兼攝冢宰執魯政孟子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者指此緯書以爲定公欲用孔子爲司徒左邱明謂不當召三桓議妄也魯侯命曰宋公之子弗父有孫魯孔丘用爾爲司空孔子稽首下拜而對曰先臣及厥辟將不堪魯侯嘉孔子之知禮也曰不妄先臣亦作先臣弗甫敦恐有誤以爲孔子得位而喜者誣也翌日魯侯問曰君

闕里述聞卷之一

子

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嘗問曰一言而興邦有諸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予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又嘗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隆敬高年何也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哉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我周貴親而尚齒虞夏商周天下之聖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

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侍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斑白之老不以其任於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尙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人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孔子之仕魯也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見於君必拜下有事於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與上大夫言誾誾如君在蹶蹶如與與如人公門鞠躬如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足蹊如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屏氣似

闕里述聞卷之一

三

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沒階趨翼如復其位蹶蹶如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進退必敬隨時得中其動容周旋中禮有令人形容不能盡者蓋聖人盛德光輝皆無心之流露也非但朝廷濟濟翔翔而已孔子之爲司寇也掌三典以刑邦國必師斷敦敦然皆立某子若何某子又若何然後曰當從某子幾是由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其敬讓不自專而又神智敏斷如此孔子語小司寇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也又嘗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其仁如此魯民有父子訟者孔子使同陞執之其父不直而其

子不當訟父故同陞執之使其自知愧悔也久而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門人冉求以告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心惟曰未有順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旣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懾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

闕里述聞卷之一

三

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求字有魯人孔子往見季孫仍不悅又見之門人宰予進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予字我魯人魯廢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至火所鄉人爲火來者孔子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問故

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廡焚魯史不書殆以未傷人之故與孔子適季氏魯侯將用季氏之馬左右白曰公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也有取而無假魯人自是始言取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先殮亦不祭先飯不敢當客禮之義也平時則疏食瓜必祭三月行乎季孫復不違魯衆悅服教化風行僉曰聖人將治盍先自遠於刑法各以禮讓行道男女異途遺物不拾鬻牛馬者不儲價賈羊豚者不加飾刑設而不用無姦民且無爭者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賓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初魯之販羊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至是沈猶氏不用詐公慎氏

闕里述聞卷之一

五

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孔子謂宰我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初季孫意如葬昭公於墓道南至是孔子溝魯昭公墓使合於魯先君之墓謂季孫斯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作孔子爲小司空時事者談孔子之攝冢宰也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始變魯人獵較之習使門人公西赤至齊冉求謂其母請粟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求與之粟五秉誨之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赤字子華魯人家素豐及門之學禮樂者也使門人原憲爲宰與之祿九百憲以多辭誨之曰毋以與爾鄉里鄉黨乎憲字思宋人貧而廉孔子將墮魯三都使仲由爲小宰以治賦遂言於

朝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制也今陪臣執國命邑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請損之夏叔孫帥師墮郈初叔孫家臣侯犯據郈叛降於齊故魯人急墮之季孫將墮費叛人公山不狃及叔孫輒以費人襲魯魯侯與季孫孟孫叔孫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孔子從之費人攻臺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叛奔齊後奔吳季孫孟孫遂帥師墮費由舉高柴爲費宰孔子非之曰賊夫人之子竊謂家語季孫使閔子爲費宰當在此時論語閔子辭爲費宰當在季康子時孟孫謀墮成成宰公斂陽恃其逐虎保魯之功持不可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

闕里述聞卷之一

五

不知我將不墮秋魯旱大雩未及墮冬十月魯侯會齊侯於黃十一月始自黃歸未及墮十二月魯侯帥師將墮成公斂陽固守師圍之不克而還從陽備齊之議也齊侯歸自黃懼魯之將興也忌之謀於大夫是時晏平仲死一矣無匡君者犂彌復進策曰去仲尼猶吹毛爾君何不遣魯以女樂驕盈其意魯君臣喜色而惑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納仲尼必輕絕於魯矣齊侯善之於是齊人歸魯女樂八十人衣以文錦而舞容璣兼遺文馬四十駟陳列於魯城南高門外季孫斯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侯爲周道游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孔子諫不納卒受之三日不朝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遲遲吾行也去